

毋忘左右怕你黷

傘傘運動一大建樹，就是發明了「左膠」，並在學生中產以及各種佔領（或）行動者（包括光行動不佔領與光佔領不行動等）之間廣為流傳。名可名，不管多反智，都是論述的起點。

有右才有左，但右膠無名，故無處不在，不斷滲透。不聽大台，沒有人代表沒有人，感召從何而來？一般以為是對泛民長期無能的反彈。然而「我只代表我」的個人主義本是香港核心價值，使我們有別於隔著一條小河的「那政權」。我們想像的「他們」，是邪惡、謊言、極權、高度集體、所有人都(安於)被代表的愚民奴才，等等。於是我與我，只能是一個又一個，彷彿看見彼此但無法連結、抗拒領導組織的落單個體。五百至五十萬人遊行，也只是五百至五十萬個落單個體的偶然聚合，聚完好散，讓盯著俯瞰鏡頭的虛驚一場，小菜一碟。個人主義固然是小資產階級的主旋律，也是殖民長期太多管理，回歸以來太多政府天底下的求生進路——殖民地擅長用管理代政府，特區要大管理又要大政府，層出不窮的大龍鳳，結果自然是歷史性乞人憎，不贅。

港式天空下，個體非常個體，自來自去，誤以此為自由。這種個體戶政治抗爭力薄弱，為殖民長期維穩的殺手鐮，與我們教育中的儒家文化完美結合。學聯整天進諫政客拿出政治氣魄，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。儒，柔也，一種亡國遺民的柔性人生觀，也是這個南方基督教殖民地的在地化橋樑。這是被殖民的終極魔咒，把儒家的修己安身挪用至極致，叫最嚮往自由的人困在各自參與製造的無組織牢籠中。

組織，是思考的必然；打倒組織，看來無政府，實際上讓權力高度集中。

《無組織之極權》(Jo Freeman, "The Tyranny of Structuralessness")發表於1970年，七八十年代不斷被歐美女性團體重印，九十年代至今在國際無政府主義網站免費下載。1970年是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急需自我改進的一個歷史時刻，尋求如何把社會批判落實至具體改革，反思打倒所有架構的運動是否解放，還是，極權。及其替身。

太上，不知有之。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當今太上，時時地地方方面面，要人民譽之；新班子上場，維穩重中之重，迫人畏之。特區政府，次中之次，侮民為本，不是什麼新事物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。港人貪生怕死，舉世聞名。這樣的民族，奈何以死懼之，兩個月下來，被訓練成輕死，為侮民的高端呈現。這樣的對手，我們竟然（曾經？）假設是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，真是雞同鴨講。

視民如土芥，就是要你視君如寇仇。梁特及其幕僚是右膠高手。傀儡政府這樣做，當然不是要管治，而是要動亂，好永續傀儡的被利用價值。

此種古惑，常見於港產片，再一次，不是什麼新事物，不過是我們的優良傳統美好質素，名為勾結式殖民主義的勾結者。

雨傘聚合不散，一般以為是政府無回應的結果。但我們是否敢承認，因為不過是侮民的偶然反應，但人民無能（被）領導組織，所以怕聚合難再？不談階段所得，藐視協商，迴避整理及總結經驗，讓短線長線都只見挫敗。長期鬱悶下，成為鬥民粹、鬥煽動、鬥小聰小慧的競技場。只能進不能退，自廢武功，至彈盡人亡。

社會運動是為了創造在當下條件看似不存在的可能性。任何不能自我改造的運動都是創造力不足的。香港長期以擦掉歷史為常態。雨傘運動逆反了不少香港常態，但並沒有足夠面對歷史。學習面對「我」，並非來自污蔑他者；打破簡化的敵我二元思維，才有解殖，才有創造民主的可能。